

嫁值连城

JIAZHI
LIANCHENG

宁馨儿 著

女子有家即为“嫁”。
家是给自己的，婚礼是给观众的。
钻石可以恒久远，两颗心如何能一生相伴、不离不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嫁值连城

JIAZHI
LIAN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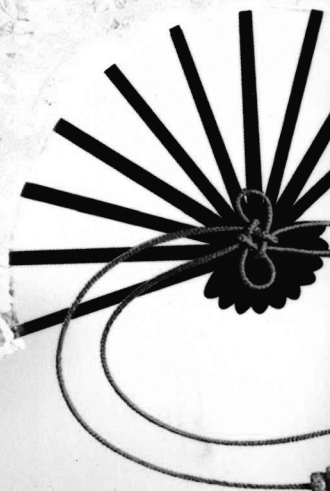
宁馨儿 著

女子有家即为“嫁”。

家是给自己的，婚礼是给观众的。

钻石可以恒久远，两颗心如何能一生相伴、不离不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嫁值连城/宁馨儿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99 - 3466 - 2

I. 嫁… II. 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3806 号

书 名 嫁值连城

作 者 宁馨儿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陈 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66 - 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hapter 1	逃跑的新郎/1
Chapter 2	红色的炸弹/14
Chapter 3	尴尬的同居/30
Chapter 4	抄袭的胜利/45
Chapter 5	路是人走出来的/60
Chapter 6	利用的价值/75
Chapter 7	美人的特权/90
Chapter 8	抬手不打笑脸人/102
Chapter 9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毒/115
Chapter 10	花瓶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129
Chapter 11	什么代价是你愿意付出的/143
Chapter 12	婚前忧郁症也是传染病/157

Chapter 13 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172

Chapter 14 山寨婚礼的代价/185

Chapter 15 人人心底都有秘密/197

Chapter 16 从天而降的大黑锅/211

Chapter 17 公事私事事事乱心/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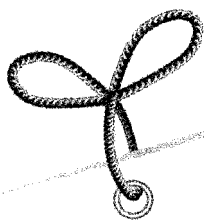
Chapter 18 请借我一双慧眼/239

Chapter 19 机关算尽/254

Chapter 20 火暴的N角戏/266

Chapter 21 嫁值连城/282





Chapter 1 逃跑的新郎

为了一棵树而放弃一片森林，
当然是不值得的。可问题是：你放
弃了那棵原本可以到手的树，那片
森林，就能是你的吗？

婚姻箴言：百鸟在林，不如一
鸟在手。

“Welcome to our wedding ceremony!”（欢迎来到我们的婚礼！）

每一座水晶烛台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与宴会大厅上方的九重水晶吊灯相映生辉，十九道用玫瑰和白纱扎成的花艺拱门，从大厅入口的接待台处一直顺着红地毯延伸到大厅最里面的礼台前。大厅里五十套桌椅已经换上了与之匹配的餐布和椅套，与礼台上欧式的梦幻背景配合得无比完美。

程琛看到宾客们开始入场，急忙让人看好了礼台上那三层高的皇家鲜奶蛋糕，还有那边的香槟塔，免得被宾客带来的小孩子碰着。主家不惜血本的布置，可不能在关键时刻出问题。

在一次婚礼上，就是助手没盯好设备，被几个调皮的孩子一时好奇动了下，结果在婚礼高潮时，本该吹向礼台的梦幻肥皂泡却吹向了蛋糕台，生生地毁了三千多块的鲜奶蛋糕。还有一次更糟，不知怎么被那些小鬼们看到了藏在化妆间的蝴蝶盒，把他们精心设计用来在行礼环节增加气氛的一对双飞翼凤尾彩蝶放跑了，若不是她还有备用的一对，只怕就要被主人家骂死了。

从早上五点新娘化妆开始，到晚上送入洞房为止，其中几十个环节，几百处细节，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得纰漏，尤其是对着这个挑剔到家的新娘子。程琛看了眼入口处那三米高、十米长的豪华背景板，上面的新郎新娘携手微笑，笑得要多甜蜜有多甜蜜，要多温柔有多温柔。可只有程琛知道，这位新娘有多挑剔。

从五米大拖尾婚纱上的每一颗水钻，到迎宾背景酒桌座椅礼台装饰上用到的每种鲜花，再到宾客手里的每一份喜帖，还有那些林林总总的细节，事无巨细新娘都要亲自过问。程琛甚至在考虑，事后可以请她来连城公司做婚礼顾问了，只不过一想到新娘在这四十桌的大厅里摆放五十桌酒席的行径，就忍不住背后发凉。

检查好了每一处细节，程琛终于松了口气，朝站在门口的新娘看了一眼，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像是少了点儿什么。

“三生三世百合手捧花，没少。”

“施华洛世奇水晶桌牌，也在。”

“电控冷焰火控制，没差……”

程琛一一点过去，突然脑中嗡的一声，终于发现少了什么。

“新郎呢？新郎呢？谁看见新郎了？”

程琛急得手心冒汗，还不敢去抹额上的汗，生怕一把过去，脸上的妆就花

了。这大夏天的举行婚礼，十分钟就得补次妆，冷气开得再大都没用。

眼看着大厅里的客人到得差不多了，行礼的吉时也快到了，可新郎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她连着问了几个人都没消息，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西服，下着卡其色长裤的男子笑眯眯地凑了过来。在别人看起来俊朗潇洒的一个人，却总是一脸促狭地看着她，“怎么了？人家结婚你怎么吊着个脸？这么不高兴，难道是对人家新郎有意思了？”

“少胡说，时间快到了，我在找新郎，看他们准备好了没。”

程琛见是这次婚礼的主持人宋凌风，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她生平最讨厌这种油腔滑调、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偏偏他是公司特邀的婚礼主持人。宋凌风嘴贫得要死，搞气氛却是一流，是连城公司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她最得罪不起的拍档，可偏偏跟她犯冲。尤其看到他这副没正形的样子，程琛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你呢？一会儿婚礼的事都准备好了没？人家可是慕名请你这个大主持来的，可别打击了你那为数不多的粉丝脆弱的心灵。”

“呵，多谢你关心了。”

宋凌风不以为意地笑笑，连城那儿，也就属这个女人比较有意思了，“放心好了，新郎去洗手间了，我刚才碰到他了。”

程琛松了口气，随手抓杯饮料一饮而尽，两眼直盯着卫生间那边，悻悻地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去上厕所，早干吗去了？这吉时都快到了，我还以为他要临阵脱逃呢！”

“临阵脱逃才有意思呢！”宋凌风一扬眉，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我刚才可是亲自给他上了堂人生哲学课，看他那紧张劲儿，真是个新手！”

“新郎不是新手还能是老手啊？”程琛白了他一眼，“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天天换女友，夜夜做新郎吗？什么人生哲学课，你不添乱就不错了！”她轻哼了一声，拿了杯冰镇饮料喝了下去，空了半天的胃被刺激得隐隐有些不舒服起来，一直盯着卫生间那边，也有些蠢蠢欲动了。“奇怪，新郎怎么半天没出来，难道拉肚子了？”

“只许你们女人到洗手间补妆，就不许人家新郎收拾下行头了吗？”宋凌风眼尖，发现她用手按在肚子上，不怀好意地一笑，“当新郎的哪有工夫吃东西，



最多也就是紧张得有些尿频。嘿嘿，说到拉肚子，不会是你偷吃的冷盘太多，自己想去吧？不过，那男厕所可不是你能进的……”

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程琛的脸色一变，转身抓住他的手臂，“不对！新郎不在里面了！”宋凌风吓了一跳，被她抓得手臂都有些痛了，扭过头去看看，并没有看到新郎，“谁说的？你看见他出来了？”程琛摇了摇头，脸色有些发白，“我刚看到清洁大婶进去了，里面若是有人，她还能进去？”

宋凌风顿时也变了脸色，“不会吧，难道他真的敢临阵脱逃？”

“找！赶紧去找！”

程琛一看时间，已经十点五十了，十一点十八分就是举行婚礼的吉时，这新郎居然到关键时刻跟他们藏起猫猫了。先联系了伴郎和新郎的朋友去找人后，程琛一回头，看到宋凌风居然还跟在自己身后，便气不打一处来，“你跟着我干什么？还不帮忙去找人？”

“我去找人？”宋凌风指着自己的鼻子，又好气又好笑，“小姐，貌似是你们公司请来给他们主持婚礼的哎！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我干吗要帮忙？”程琛被他堵得无话可说，只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没走出几步，就被伴娘拦下了，“程小姐，新娘让我问一下，还需不需要跟新郎再对对婚礼上的台词？”程琛一怔，顿时头大起来，新郎现在还不知在哪里，怎么对台词？

“当然不用！”宋凌风突然冒了出来，冲着伴娘微微一笑，“我到时候会安排新郎、新娘一些小节目，给他们双方一些惊喜。这种时候讲究的是真情流露，对了台词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啊，美丽的伴娘小姐？”

伴娘的脸红了一下，偷偷地瞅着他点了点头，飞快地跑回新娘那边报信去了。

程琛见伴娘没起疑，这才松了口气，又看了下时间，十点五十五，新郎还没有出现。

她皱着眉看了看整个大厅。这是在索菲特酒店的六楼中餐厅，可以容纳四十桌的宴席，除了正门，还有两个出入口。正门那边有新郎新娘的家长在守着迎接客人，新郎显然不会从那边出去，另外一个出口旁边就是新娘子的化妆间，他若是有心溜号也不敢走那里，就剩下一个出口——就在卫生间的旁边！

她穿过大厅里喧闹的人群，他们大多数都在等着看婚礼，并没有按照排位入

座，也没人注意到她匆匆地朝卫生间旁边的逃生门走去。

程琛推开逃生门，朝外看去，那里果然是酒店的后楼梯，并没有电梯。楼梯朝下通往大堂，就算他下去了，也难免会遇到亲友，只怕他还没出门，就已经被拎了回来。他唯一能走的路，就是向上的楼梯。

她回头看了一眼，趁着大厅里还没人发现那家伙失踪，赶在婚礼前把他揪回来。出了逃生门，上了一层楼梯，程琛就转入电梯间，直上四十九楼天台。一踏出天台门，被那高层的风吹得一个趔趄，程琛果然看到新郎官正站在天台边上吹风，原本被发蜡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被吹得变成了鸡窝头。

“喂！新郎官，时间到了，该下去举行婚礼了！”程琛遥遥地冲他喊了一声，权当不知道他溜号的事实，“再不下去，新娘子就该上来找你啦！”

新郎站在那边，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程琛见他面色苍白，表情有些呆滞，嘴唇微微嚅动了一下。

她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只得又上前走了几步，“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过来一点儿好吗？”

“不！我不要结婚！”新郎官突然爆发起来，捂着耳朵叫了起来，“我不要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我不要为了个孩子结婚，我不要结婚，不要！”

程琛翻了个白眼，深吸了口气。一听这话，她算是知道了宋凌风给他上了什么样的人生哲学课。那个家伙，果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新郎显然有婚前恐惧症，被他那么不负责任地一说，终于承受不住想要临阵退缩了。

“你冷静一下。你想想，就算你放弃这棵树，那森林就是你的吗？”

新郎愣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她。这理论够新鲜，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程琛清了清嗓子，慢慢朝他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话你该听过吧？你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感情也很深了，怎么能说是为了孩子结婚呢？更何况，以后有了孩子，一家三口该多幸福……”

她说着，新郎的表情从思索到平和，慢慢冷静了一些，可一听到孩子，立刻又抓狂起来，“我不要孩子！我不要孩子！”他神经质地伸出手来，扳着手指说道，“你知不知道，为了举行这个婚礼，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买车买房，还在这该死的五星级酒店办婚礼。这些还不算，养一个孩子，要一百万！一百万啊！这以后让我怎么过？我不要结婚，不要孩子！”



“谁告诉你要一百万的?”

程琛忍不住恨得牙痒痒起来，不用问，除了那个长舌男没别人了。上个厕所都能上得让新郎官畏婚潜逃，他也算是第一人了。

“你别听他胡说，我爸妈没花多少钱一样养活我了，这还不好好的？再说，你不结婚那孩子就能不要了？你是想杀了自个儿的孩子，还是想看着自己的骨肉叫别人爹地？”

“我……”新郎张口结舌，这话他还真说不出口。只是一想到自己就要为人夫、为人父，从此告别泡妞、唱K的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背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还要还车钱还房钱挣奶粉钱，就头大起来。“我……”

“别我我我的了！”程琛趁他没注意，已经走到他身边，用力拉过他的手，将他拖离了天台的栏杆。她无意中朝外看了一眼，感觉头晕目眩，差点儿要栽倒过去，好在抓着那家伙的手。她靠了他一下，站稳了身子，趁热打铁地说道：“赶紧下去行礼吧！既然中了大奖就得认，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想着你儿子以后叫你爸爸的样子，就什么事都没了。”

“中大奖？”新郎迷迷糊糊地被她推着朝天井口走去，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以为要个孩子那么容易啊？”程琛耐心地给他解释着，“这年头多少不孕不育的，你没见那些个包生孩子的医院都赚成什么样了？一个精子能跟一个卵子结合，可是几亿分之一的机会，你能一举中的，不是中大奖是什么？”话刚说完，人也总算被她推进了电梯。她暗暗松了口气，看到新郎的表情缓和下来，只是他的头发还乱得跟莫西干头似的。她上去的时候又没带手袋，穿的礼服连个口袋都没有，更不用说带梳子了。她只好伸出手去给他拨弄拨弄头发，好歹整理得整齐点儿能见人。

踏出电梯门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眼时钟，十一点十八分。婚礼进行曲已经响起，宾客们正在兴奋地等着看这场精彩的婚礼。

领着还有些没转过筋来的新郎到了门口，正好看见新娘正冲着伴郎发火，程琛急忙推了新郎过去，“准备好了，新娘挽住新郎的手，开始进场！”

新娘看到新郎，终于松了口气，过来挽住他的手臂，嗔怪地低语了几句，便朝着里面走去。新郎回头看了一眼程琛，脸上挤出些许僵硬的笑容，终于还是踏上了那张红地毯，穿过那十九道用玫瑰扎成的拱门，朝着礼台走去。

砰砰！

漫天的彩带礼花飞舞着，伴着花童撒出的玫瑰花瓣，纷纷扬扬地落在新郎新娘身上。新娘笑靥如花，紧紧地挽着新郎，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微微侧首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闪过一抹异色，却还是一直笑着，只是那笑容，已然慢慢变得生硬。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十几道繁复的婚礼程序，宋凌风的后背都出了汗。若不是为了连城，他真不想接这个又俗又无趣的婚礼主持的 case。尤其是这一对，新郎说“我愿意”三个字的时候，简直像被人拿枪顶着一样。宋凌风嘴里流畅地说着那些“百年好合、佳偶天成”的话，心底却在止不住地冷笑。

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百年好合？

就算是这满堂的花瓣，无瑕的婚纱，也掩盖不了新娘略略有些臃肿的腰身，奉子成婚，还偏偏要砸上几万块办这号称纯洁与美好的“维纳斯之恋”的婚礼套餐。一个紧张到被人几句话就说得要逃婚的新郎，一个欲盖弥彰、装纯扮嫩的新娘，在宋凌风眼里，简直跟演木偶戏一般。

仪式一结束，他就躲到后楼梯抽烟，省得被方才新娘的香水香粉味熏得窒息而死。可烟还没抽上几口，防火门便被人一把推开，程琛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等下要你带新郎新娘敬酒了。”

宋凌风微微皱了下眉头，慢慢地吐了个烟圈，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

“透口气还不成吗？用得着这么紧迫盯人吗？”

程琛毫不客气地瞪着他，“谁叫你有不良前科？自己迟到早退不说，今天还差点儿说得新郎临阵退缩，这笔账，等回去再跟你算！”

宋凌风好看的嘴角稍稍向上弯了下，露出抹戏谑的笑容。

“他要是想跑，我说不说都会跑，他要是没那个心，我说什么都没用。可怜的新郎啊，又被你揪回来送进坟墓去了。”

“你！”

程琛气结地看着他。这个花心大萝卜，自己不要婚姻也就罢了，还要带坏别人，明明靠这个赚钱，嘴上说得天花乱坠，骨子里却对这么神圣的仪式嗤之以鼻。真是怪胎。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既然接了这个 case，就得善始善终做好了，若是不



想做，以后大可来接。”

“接，怎么不接？”

宋凌风熄灭了烟头，准确无误地扔进拐角处的垃圾桶，自嘲地一笑，“收了钱就得办事，受不了也得受，谁叫咱吃的是这行饭呢？”

程琛哭笑不得地看着他潇潇洒洒地走了回去。一转眼，他从方才那个浪荡不羁、冷嘲热讽的浪子，又变回了笑容满面、八面玲珑的主持人。她在后面轻轻地摇头，若说女人变脸快，那这个男人，简直就是川剧变脸世家出身的了。

“什么？苏惠那单的尾款没结？”

程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凭什么啊？她这单我们跟了一个多月，辛辛苦苦的，就指望赚她最后这点儿利润了，她凭什么不给钱啊？”

“你先别急，可能……其中有些误会吧！”

连城看着她，神色有些尴尬，眼神更是怪怪的。

这种含糊不清的外交辞令他最是擅长，程琛一听便知事有蹊跷。她当即站起身来，双手按在桌面上，身子微微向前弓着，直视着他，“什么误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说清楚，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行的了，这点儿事还搞不定吗？”

连城干笑了两声，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口一阵香风吹来，米雪儿人未到声先至，笑得花枝乱颤，路过程琛身边的时候，更是娇笑一声，“呦，CC姐今天真是漂亮啊，难怪连人家新郎官的魂都勾走了，都不肯去跟新娘子行礼了！”

“你说什么？”

程琛霍然起身，一股火从心底蹿了上来，只觉得自己的脸都烧了起来。

“你把话说清楚，谁勾引新郎官了？”

米雪儿瞪大了眼睛，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看了眼连城，眨眨眼，娇嗔一声，“连总啊，你把CC姐的照片藏起来做什么？难道这次不怕回家去被夫人罚跪了？啧啧，平日里CC姐总是教训我们这些小的要谨言慎行，要规规矩矩做事，想不到私底下还有这么一手啊！看来我跟CC姐学得还不够，以后还得请你多多指教哦！”

程琛懒得理她，只是盯着连城，伸出手去。

“照片拿来！”

连城看了米雪儿一眼，无奈地叹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照片。

“苏惠拿来这些照片，说你勾引她丈夫，害得她差点儿不能按时行礼，但不肯结清尾款，还要投诉你。我想……你还是放几天假休息一下，等这阵风过了再来上班吧。”

程琛拿过照片，飞快地扫了一眼，大多是在天台上她和新郎拉拉扯扯的照片，只是有一张拍到她靠在新郎的怀里，角度极其诡异，那该死的小礼服露出的大半胸脯都在新郎的眼皮子底下，那会儿只顾着救人，又被四十九楼天台的高度晃得头晕眼花，哪还注意这些。只是这画面，别说是苏惠了，就算是其他人看了，都会觉得无比暧昧。更何况，后面还有几张不是很清楚的照片，正好是在电梯里——她亲昵地替新郎打理着头发，新郎低着头几乎靠到她肩膀上去了。

这该死的偷拍者，简直比香港狗仔队还要专业，让她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算是站出去，也只能越抹越黑。她无力地摸着额头，呻吟了一下。

“连城，你知道我不是……”

“我知道！”

连城飞快地说道：“程琛，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所以我说你们一定是有误会了，只是眼下苏惠有这些东西在手，你也很难解释清楚，倒不如休息一阵子，这种事过了这阵风就会不了了之的。”

程琛磨了磨牙，恨恨地瞪了一旁幸灾乐祸的米雪儿一眼，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只得点了点头，“好，我放假。不过，这事情是宋凌风搞出来的，他是你的哥们儿，最好你自己去找他问个清楚，让他给人家个交代，好还我的清白。”

“凌风？他搞什么了？”连城愣了一下，不解地问道，“这事又跟他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还不是有人想推卸责任找个替死鬼拉下水吗？”米雪儿在一旁把玩着博古架上的琉璃花瓶，闲闲地吹着风，“不过我说 CC 姐啊，你怕是找错了对象。宋凌风是什么人，多少婚庆礼仪公司求都求不去的金牌司仪，若不是看在连总的面子上，哪会屈就在我们这里，孰轻孰重，你还看不清吗？”

程琛气得浑身发抖，索性不去看米雪儿幸灾乐祸的表情，直接对连城说道：“他是你拉来的人，你自己去问他，是不是我冤枉了他。他跟那新郎说什么不好，偏偏说什么养个孩子要一百万，说什么不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吓



得新郎差点儿就想逃婚了，要不是我上天台把新郎拉下来，看她苏惠的婚礼怎么办，脸往哪里搁去，现在还怪到我头上来了。好！好！我这去找苏惠，跟她说不清楚！”

“程琛！”

连城急忙站起身来，想要拉住她，却被米雪儿有意无意地挡在了办公桌旁。眼看着程琛重重地摔了门出去，他皱着眉叹了口气，看了米雪儿一眼。

“你故意刺激她干什么？”

“我哪有？”米雪儿眨眨眼，故作无辜地望着他，挺起胸来，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只是照着她当初教我的原则做事，难道也有错了吗？连总，难道你真的会为了她，连宋凌风都要得罪？”

“这……”连城迟疑了一下。两人原本就挨得很近，她这一挺直胸膛，那V字领口下的风光尽收眼底，雪白的一片晃得他眼都有些晕了，只得后退了一步，坐回了大班椅中，“苏惠不是那么好惹的人，我怕她去了会吃亏的。”

“那你更不用担心了。”米雪儿狡黠地一笑，指指门外，“苏大小姐已经来了，在咱们的地盘上，就算她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的。”

“什么？”连城一惊，这一次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把推开了米雪儿，直接冲出了办公室。

刚一出去，就看到外面的开放式办公间里，一个穿着一身红色套装的女人正气冲冲地跟程琛说话，也不知两人说了些什么，那女人杏眼圆睁，怒气冲冲地举起手来，朝程琛一巴掌扇了过去。程琛正向她解释着事情，好言好语地正说话，完全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动手，一时躲闪不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顿时就愣在了那里。

“苏惠，你这是干什么呢？”

连城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挡在了程琛身前，冲着苏惠说道：“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动手？”

苏惠哼了一声，指着程琛说道：“好好说？跟这个狐狸精有什么好说的？若不是她当初花言巧语地哄着我弄什么五星级婚礼，我会花那么多冤枉钱？连我老公都被她勾引得差点儿逃婚，她分明就是想弄砸了我的婚礼！你们这是什么婚庆公司，请的这狐狸精专门勾引男人……”

“够了，你再说我就去告你诽谤！”

连城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冲客户发火。他像头狮子一般，冲着苏惠吼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她勾引你老公了？要说她，先回去问过你老公再说。若是想拿这个做借口赖账，我告诉你，你找错对象了！”

苏惠吓了一跳，色厉内荏地说道：“我怎么没有证据，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什么都证明不了！”连城冷哼了一声，“她不过是在劝你老公克服婚前恐惧症，要不是她，你们那天的婚礼才真的要砸锅了！你若不信，回去自己问个够，少在我这里胡闹。”

“我是你们的客户，你们怎能这么对我？你们老板呢？”苏惠没想到这个男人如此厉害，当众让她下不来台，当即恼羞成怒，直接叫道：“我要找你们老板投诉！”

“不用找了，我就是这里的老板。”连城冲她微微一笑，嘲讽地说道，“您是我们的客户不错，客户虽然是我们的上帝，但我还没见过动手打人的上帝，您若是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大可去投诉我们，但在这里动手，我们也一样可以告你诽谤和伤害他人身体。”

“你……”苏惠气得脸都黑了，指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终于一顿足，气冲冲地转身就走，临走还撂下一句狠话，“你等着，我一定会去告你们的！”

“请便！苏女士不要忘了你的尾款未付，我们也一样有权告你的哦！”

连城冲着她的背影做了个标准的绅士礼，笑咪咪地补充了一句，等看到她摔门而去，这才冷下脸来，转过身望向程琛，“你怎么样？”

“我没事！”程琛捂着火辣辣的面庞，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感觉到咸涩的液体倒流回口中，又咽进喉咙中，从上到下，都是那种又苦又涩的滋味。从小到大，父母也不曾动过她一根手指，如今却要被个路人甲都算不上的女人掌掴，当着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的面，却连流泪的资格都没有了。

“跟我进来。”连城看在眼里，直接拉她回自己的办公室，一进门，就随手锁上了房门。外面传来米雪儿酸溜溜的一声冷哼，他也权当没听见，只是拉开程琛捂着脸的手，“让我看看，这个女人根本就不讲道理，你还跟她说什么？”

程琛半边脸都有些肿了，被他用手一碰，便龇牙咧嘴地吸起气来，“轻点儿！我哪里知道她会这么野蛮，我只是想跟她说清楚，我跟她老公半点儿关系都



没有，没想到她根本不听我说话就动手了。连城，你这样得罪了客人，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连城轻哼了一声，从冰箱里取出冰袋递给她。

“敷上！这种挑三拣四花点儿钱就以为自己是大爷的客人，我还不稀罕呢！程琛，只要有你有这样的金牌策划师在，咱们的招牌就不会砸的。”

“说得好听！”程琛终于笑了，白了他一眼，“谁跟你‘咱们’啊，你是大老板，我不过是个打工的罢了。”

连城的手原本扶在她脸上的冰袋上，一听到这话，手倏地滑落到她肩上，颇有些意味地低下头去看着她，“只要你愿意，这就是咱们的。”

“少跟我开玩笑。”程琛笑了一下，不动声色地闪身让开了他的手，“得了，今天你英雄救美的情我领了，现在我得放大假去了，连总你就高抬贵手让我回去吧。”

连城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立刻又恢复了正常的表情，轻笑着说道：“你领情就好，放假可不成了，早让你放假避避风头，你偏要跟苏惠去闹，既然都到这份儿上了，避也没什么意思，你就好好上班，看她能把我们怎样。”

“那可不成！”程琛指指自己的脸，苦笑着说道，“这样子哪能出去见客户，好不容易逮着你放我几天假，可不能反悔啊，我正好回家收拾收拾。为了这几个单子，我自己的一大堆事都没搞定呢。”

“算了，我知道你要准备自个儿的婚礼。”连城点了点头，“那你手头有什么事就交给米雪儿去做吧。”

“她？”程琛有些不自然地看了外面一眼，叹了口气，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连城知道她和米雪儿之间的过节，他夹在当中，也有些为难，只得安抚她说道：“你放心好了，她不过替你盯着点儿客户，等你放假回来，该是你的还是你的，你也不必老是对她抱有成见。”

“我对她有成见？”程琛揉了揉被冰袋敷得有些麻木了的脸，轻哼了一声，“是你对我有成见吧？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说不定，这次大假放下来，我还不一定回来了呢！”

“那可不行！”连城笑了起来，拍拍她的肩膀，“我们连城婚庆，少了我都成，就是少不了你啊！”